

失衡的精神家园

——中国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研究与批判

姚周辉摇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前摇言

灵魂、鬼神、命运信仰是世界各地各民族五花八门的宗教的共同内核，也是世界各地各民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传统习俗的共同内核。没有灵魂、鬼神、命运的信仰，就没有各式各样的宗教，这些各式各样的宗教也就会失去其根本性的依托而只剩下一副躯壳；没有灵魂、鬼神、命运的信仰与延续，各种古籍中所记载的那些消亡了的奇风异俗以及我们如今还能看到的许多现存的传统习俗将不至于那么神秘不解，许多传统习俗（最典型者如各种祭祀习俗）将不可能产生甚至不会保存到现在。就连当代的新有神论及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也是以灵魂、鬼神、命运信仰为内核的，只不过它们是披着现代科学的外衣，用许多时髦的词语加以粉饰而已。也正因如此，灵魂、鬼神、命运信仰成了古今中外经久不衰的主题和热门话题。它不仅是寻常百姓茶余饭后时常谈论的对象，各式各样的宗教更是把它摆在神坛的正中央，就连圣贤们也不甘寂寞，一代接一代地对其进行艰难的探究，并由此而形成了无神论和有神论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对灵魂、鬼神、命运问题的论争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且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有愈演愈烈的态势。

灵魂信仰、鬼神信仰和命运信仰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灵魂信仰是鬼神信仰和命运信仰的基础，命运信仰是灵魂信仰、鬼神信仰的归宿。有神论者相信命运，敬畏命运，总希望与灵魂、鬼神沟通，以达到避邪趋吉的目的。因而传统民俗出于人类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作的努力，总是与灵魂观念、鬼神观念以及命运观念交织在一起并成为传统性的权威。它们继而变成后代人的规矩，表现为

一种社会力量，它们极大地控制着个人与社会的活动，并且是它们孕育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策略。关于灵魂、鬼神、命运的观念都是幻想的，是诗意的，诗的构造与想象推动了它们的发展。把它们与事件联系起来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巫术，所以，它们导致了关于生活及其意义的虚幻推论。这些虚幻推论又作为指导性的信念和追求成功的指导思想而进入传统的乃至后来的民俗活动中。

纵观无神论和有神论两大阵营对灵魂、鬼神、命运问题的论争，双方主要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围绕有无灵魂、鬼神、命运存在，灵魂、鬼神、命运可不可信等为焦点进行，很少对这三者作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多是对其中一方面进行探讨而很少论及与其他两者的关系）。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对中国民间诸多与灵魂、鬼神、命运信仰有关的传统习俗进行介绍和剖析的基础上，对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相关问题，也即中国民间的灵魂世界与鬼神世界，人与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鬼神关系、鬼神性格，灵魂、鬼神、命运信仰在传统民俗中的地位和强化手段，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功能；当代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特点及泛滥原因与对策等，尤其是灵魂、鬼神、命运信仰所造成的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阻碍民族素质的提高，延缓现代化进程的危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体性探讨（同时也结合国外部分相关问题作了一定的探讨）。如果此书的研究还能是无神论阵营添砖加瓦，为宣传科学，批判“法轮功”等新有神论，破除当代世俗迷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那也是在借鉴无神论研究的先贤们众多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本人只不过是站在无神论巨人们的肩上看看得稍远一些罢了。

(六) 引导灵魂升天之物	(源)
摇二、中国民间的鬼神世界	(源)
(一) 佛道民间体系中的鬼神世界	(源)
(二) 汉族巫教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的鬼神世界	(缘)
第三章摇鬼神性格及人与鬼神的关系	
摇一、鬼神性格剖析	(缘)
(一) 好色贪财，心狠手辣	(远)
(二) 好坏不分，草菅人命	(远)
(三) 收受贿赂，吃人嘴短	(远)
(四) 本领有限，十分无能	(苑)
(五) 重男轻女，处事不公	(苑)
摇二、人与鬼神关系论	(愿)
(一) 远古时期，人与鬼神关系是平等的	(愿)
(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人处于被鬼神奴役的地位	(愿)
(三) 人对付鬼神的主要手段	(愿)
摇三、人与鬼神交通的手段	(员)
(一) 狂舞	(员)
(二) 蒙面、扇风、气熏	(员)
(三) 凝视水碗、古镜、水晶石	(员)
(四) 服用药物	(员)
(五) 神坛巫音	(员)
(六) 念咒烧符	(员)
第四章摇传统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上)	
摇一、经济生产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
(一) 农业生产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
(二) 林业生产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
(三) 狩猎生产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
(四) 渔业生产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
摇二、日常生活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

(一) 服饰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二) 饮食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三) 建筑起居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四) 出行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第五章 摇传统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下)	
摇一、节日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愿)
(一) 节日时空是一个特殊的时空的表现	(员愿)
(二) 灵魂、鬼神、命运信仰在节日特殊时空里的充分 展示	(员苑)
摇二、人生礼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一) 生育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二) 成年礼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三) 婚姻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愿)
(四) 丧葬习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	(员苑)
第六章 摇灵魂、鬼神、命运信仰在民俗中的地位及 强化手段	
摇一、灵魂、鬼神、命运信仰——传统民俗的内核和价值取向	(员苑)
摇二、巫术与方术——强化传统民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 摇信仰的手段	(员苑)
(一) 传统民俗中无处不充满巫术和体现着巫术原理	(员苑)
(二) 巫术对传统民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强化	(员苑)
(三) 方术对传统民俗中的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强化	(员苑)
第七章 摇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功能	
摇一、灵魂、鬼神、命运信仰极其有限的积极功能	(员苑)
摇二、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强烈而突出的消极功能 ..	(员苑)

(一) 对财富造成极大浪费	(猿苑)
(二) 灵魂、鬼神、命运信仰与迷信犯罪	(猿苑)
(三) 其他消极功能	(猿苑)
第八章摇当代中国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特点、 泛滥原因及其对策	
摇一、当代中国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的主要特点 ...	(猿苑)
(一) 当代灵魂信仰、鬼神信仰和命运信仰往往用现代科 摇学做包装	(猿苑)
(二) 相信灵魂、鬼神、命运和伪科学的人数增加	(猿愿)
(三) 从事迷信活动的专业人员增多，迷信用品生产呈产 摇业化趋势	(猿愿)
(四) 迷信活动设备现代化，技术高新化	(猿愿)
(五) 迷信活动与市场经济结合	(猿愿)
(六) 宣传封建迷信的出版物时有出现	(猿愿)
摇二、对当代中国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泛滥原因的反思	(猿缘)
(一) 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竞争意识的增强与心理困惑	(猿缘)
(二) 正面宣传上有所忽略	(猿缘)
(三) 政策滞后，法制不健全	(猿苑)
摇三、当代中国民间灵魂、鬼神、命运信仰泛滥的对策 ...	(猿苑)
(一) 加强无神论教育和科普宣传	(猿苑)
(二) 加强法制建设	(猿苑)
(三)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猿猿)
(四) 实施综合治理，根除封建迷信	(猿猿)
后记（代结束语）	(猿缘)
主要参考书目	(猿愿)

第一章 摇中国古代灵魂、鬼神、 摇摇摇摇 命运信仰的产生和发展

摇摇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灵魂、鬼神信仰就已经产生了。至于它是怎样具体产生的，由于当时尚无文字进行记载和年代的久远，我们现在已无法详述其产生的情形，但从对当代国内外一些社会发展还较为缓慢的民族的考察中略见一斑，从中可大致看出其灵魂信仰、鬼神信仰产生和发展的轨迹。至于命运信仰，则是奴隶制度出现之后的事。

一、中国古代灵魂信仰、鬼神信仰的产生和发展

原始先民的灵魂信仰、鬼神信仰的产生和发展与以下因素有关。

（一）梦、影子、昏迷、濒死体验与灵魂、鬼神观念

梦、影子、昏迷、濒死体验等幻觉，使原始先民产生了人有灵魂、灵魂出窍、灵魂不死的观念。

根据一些学者的考察和研究，原始先民的灵魂观念首先是从梦境中产生的，梦是灵魂观念的胚胎。原始先民曾认为，人在睡着时灵魂会离开肉体四处漫游，所谓梦境，就是灵魂遨游时的所见所闻。因此，不能惊醒熟睡者，因为此时灵魂尚飞游于体外，倏然惊醒会丢魂失魄，非病即死。甚而迟至 1 世纪初或更早一些时期，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的人们对梦带有形形色色的迷信。这可从当代一些社会发展还较为缓

慢的民族对梦与灵魂的关系的歪曲理解中看出。比如 19 世纪 80 年代的圭亚那印第安人中还流行着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的观念。如果某位几内亚人早晨醒来后感到骨肉酸痛，他会认为这是由于睡着时，自己的灵魂与其他人的灵魂打架受了伤。罗马尼亚的特兰斯瓦尼亚人忌讳孩子张嘴睡觉，认为这样睡觉孩子的灵魂会变成小白鼠从张开的嘴中逃出，孩子就难以从睡梦中醒过来。此外，将睡着的人挪动或改变其面貌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这会使遨游返归的灵魂不辨自己依附的肉体，从而导致睡眠者夭亡。我国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现今对梦的理解仍然停滞在蒙昧和低级的意识阶段，他们对梦中的现象跟现实中的现象等同看待，他们深信梦中出现的人的行为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的行为。所以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流行着一种惯例，不许随便叫醒熟睡的人，因为他们相信熟睡的人在做梦，而做梦时人的灵魂会离体而去，睡眠状态中的灵魂不能及时返回体内。如果把睡眠状态中的人惊醒或叫醒，他的灵魂就会走失，就要致病。若实在必须要叫醒熟睡的人，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慢慢地叫醒，以便于他的灵魂能从容不迫地返回体内。而深信在梦中见到亡故的祖先和亲友是真实的存在，则是原始先民对梦与灵魂的关系的歪曲理解的最突出表现。正因为原始先民总是认为“人要是没有灵魂，死去的祖先和亲友就不会在梦中来与我们相会”，因而梦境成了他们产生灵魂观念的胚胎。由于梦中所见许多形象实为那死去的人的形象，也有一些似人非人的形象，他们也就成了灵魂甚至鬼神存在的证据。

对于原始先民的灵魂观念是从梦境中产生的问题，革命导师恩格斯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

死的观念。”^①

灵魂观念是由梦引发的，这在世界许多民族的史料中都得到了印证。但梦还不是惟一使他们相信灵魂观念的思想依据。除梦以外，影子也是构成原始先民相信灵魂观念的重要思想依据。比如我国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就是通常把影子作为灵魂的象征，影子是他们产生灵魂观念的一个认识根源。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认为，人乃至一切动物都不能没有影子。他们惟一直观和简单的认识依据是因为影子的影像是该人和动物的真实形象，因此他们认为影子是人生命的重要部分。如果踩着影子，抑或刺伤影子，就会像真的发生在他躯体上一样使他受到伤害；如果影子离开了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就会死亡。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四川的羌族、白马藏人，以及云南的纳西族、彝族、普米族等很多民族都极为爱护自己的影子，惟恐伤害了它。藏族严禁他人特别是妇女踏踩自己的影子，认为践踏了影子即等于践踏了自己的身躯。他们不敢俯视幽谷或井底，怕自己的影子跌落下去而使自己的身躯死亡。由于他们认为影子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失去影子就会致病或死亡，因而他们为保护影子以免失去便和保护灵魂离体一样地认真。其他地区的许多民族则直接认为影子就是灵魂，失去影子就等于失去灵魂。有些地区的汉族，当收殓死者盖棺的时候，除死者的亲属，其他人都要退出现场，因为人们认为谁的影子被盖进棺内，谁就会因此患病乃至死亡。当棺枢入墓穴的时候，在旁的人也要后退一定距离，以免自己的影子落进墓穴而伤害了身体。掘墓穴的人和抬棺的人都用布条紧紧缠住手腕使自己的影子牢固地附在自己身上。傣族巫师为人治病而施行巫术，首先要召回患者的影子。巫师在正午烈日当空时，端一盆清水在病人面前，使其映出影子，同时祭献供品，低声吟唱召影歌，呼唤失落的影子重新回附在病人的身上，认为如此病人便会康复。世界许多国家的原始民族把人的影子和人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3 页。

生命看得十分紧密相关。如果失去影子，就会导致人体虚弱或死亡。对于持这种观念的人们来说，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人影的缩小是生命力减弱的预兆，从而焦虑不安，忧心忡忡^①。

此外，原始先民的灵魂观念的产生除了与原始先民对梦境和影子的歪曲理解有关，还与原始先民对昏迷、濒死体验和死亡的思考有关。

昏迷是意识丧失的一种严重病情。当脑部受到严重损伤，包括各种代谢紊乱、中毒等引起抑制状态或多种原因引起缺血、缺氧时都可能发生。许多疾病在死亡之前可出现昏迷。突然出现的昏迷常见于中风、中毒、脑损伤、肾功能严重障碍。

所谓濒死体验，指的是濒死者呼吸停止后，大脑缺少适当的氧气，就会破坏日常的精神控制，产生各种幻觉，包括对自己身体所处的空间位置产生错觉。这种幻觉如同做梦一般，能被濒死者记住。

据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濒死体验有多种感受类型。第一种体验是濒死者的个体保存和防卫本能。因为在死亡威胁下，悲伤、紧张、恐惧均会加速人体能量的消耗，从而加快死亡的到来。第二种体验是濒死者不愿过早死亡，试图从感觉上否认已跨进地狱大门，象征性地逃避体内痛苦。第三种体验是濒死者诞生记忆的复苏，他感受到自己似乎进入一个长长的黑洞。有的学者通过对濒死体验的大量研究认为，黑洞其实就是母亲的产道，黑洞中的经历正是出生时身体通过母亲产道而被推出人间的经历。第四种体验是濒死者自我安慰和幻觉性满足，同时重复自己的一生使自己得到一种与世永存之感。而与亲朋好友的欢聚，则是对死亡恐惧的退避反应。第五种体验是濒死者自己潜在的知识发掘，是人体中的灵感反应的特殊表现形式。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先民的生存环境十分

^① 杨学政：《原始宗教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8-349 页。

恶劣，食物中毒、脑损伤等情况时常发生，濒死体验的事也难免时有发生。由于原始先民认识能力的低下，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昏迷和濒死体验的状态下会与亲朋好友欢聚的奇异景象，人有灵魂的观念也就由此而生。

原始先民对死亡的思考不仅产生和加强了人有灵魂的观念，而且产生了灵魂出窍、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能吃能喝、活蹦乱跳的人，一旦死去，变成一具冰冷的僵尸，既无知觉，也不会活动，但仍四肢齐全，五官不缺。于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这肯定是缺少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东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呼的“灵魂”。当原始先民看到人死后不会言语，不能行动，肉体由僵硬直至腐烂的过程却又在梦境中又看到已死去的人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们的梦境中，他们由此以为人不仅有灵魂，而且人的灵魂会离开肉体（灵魂出窍）且不会死去。

总之，一些通过视觉、听觉或者幻觉所产生的幻象，对不可知事物的恐惧、期望和想望，都给原始先民提供了产生灵魂观念的材料。

（二）推人及物的原始思维与万物有灵、灵魂转世观念

推人及物，原始先民产生了万物有灵、灵魂轮回转世的观念。

所谓“万物有灵论”，也是从灵魂观念派生出来的。远古时候的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从而推想世界上的万物也都有灵魂。这种推想在当时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人们天天和自然界打交道，特别是在渔猎时代，每天要和河里的鱼、天上的鸟、陆上的兽打交道。而这些动物也和人一样，要吃东西，会生育后代，也是有生有死的。人们有时在睡眠中，也梦见自己在打猎捕鱼，仍然和这些动物打交道。这样，就很自然地认为这些动物和人同样是有灵魂的。对植物也是如此。人们看到一切植物也都有枯有荣，因而自然地认为植物和动物一样，也是有生有死，有它们的灵魂。

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活动的。例

如太阳的早起晚落，是自己活动的；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山崩等，都是自己活动的。既然这些事物都能自己活动，它们必然也有灵魂。它们的一切活动，就是有灵魂的证明。所以彝族古歌中唱道：日无魂不亮，月无魂不明，人无魂难活。原始先民将人会言语会行动同鸟会飞会叫、兽会跑会吼、水会流树会摇等种种自然现象相比较，而类推万物同人一样也有灵魂。这样，灵魂观念就由人类本身扩大到自然界的万物，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

在与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原始先民观察到人和动植物有生老病死、日月有出落等循环现象，但又不能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便误以为这是由于人、动植物、无生物等万物的灵魂不死，灵魂轮回转世的结果。原始先民从对人和动物有兴衰、植物有枯荣的观察，同时产生了灵魂不死、灵魂轮回转世的观念。

（三）原始先民对动植物的强烈依赖与图腾观念的产生

原始先民对动植物的强烈依赖，产生了对动植物的图腾崇拜。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本身也是一种动物，它的身体构造和自然习性与许多动物无二致。不同的是，人有一双能干的手，一个聪明的大脑，一张会说话的嘴，除此之外，人类丝毫不比其他动物强出许多。相反，它没有丰厚的皮毛以御寒暑，没有尖利爪牙以抗野兽。可以想见，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佼佼者。与其他动物一样，它仅仅是茫茫大自然中的一个家族，并没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这种与动物界同一的观念，是原始人对动物神崇拜的心理基础。如果早在神灵崇拜之初，人类就已经有了相比其他动物的优越感，断然不会屈身崇拜动物。从神话学和宗教学原理看来，崇拜者之所以崇拜外在物，在于受崇拜的外在物一定要具备一种高于崇拜者本身的东西存在，而这种东西又是崇拜者本身无法企及并且直接关系到本身的。倘若没有这一点，任何神话和宗教都是不会产生的。

在自然界，动物与人的关系最为紧密，在人类早期阶段更是如

此。一则早期人类主要以弱小动物为食，二则早期人类时常受到凶猛动物的危害，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动物与人的本能与习性在许多方面极为相似。不难想象，对灵魂现象不能理解的原始人是很容易将自身灵魂存在的体验推及于动物的。换言之，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观念最早仅限于动物界。万物有灵观念是神灵崇拜的前奏曲，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仅限于动物界的万物有灵观念决定了人类最早的神灵崇拜也只能限于动物界。恩格斯在 1884 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神圣的东西最初是我们从动物界取来的”，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在早期人类看来，只有动物才是有生命的，与自己同“类”的，并且对人类起着某种特殊作用的。而植物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原始农业出现后，原始人从植物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甚至枯萎的生长过程中，领悟到植物或许与动物一样，同样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灵魂，就有成为神的可能，于是产生了对植物神的崇拜。

在人类早期发展的历史阶段，没有什么比人类对动植物的物质需要和依赖更为强烈和重要。原始人在自然界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威慑之下，渐渐地把自身的凶吉祸福的莫测变化同大自然的种种变化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界除了提供日常生活的需要，还具有保护自己集团成员的巨大力量，这样，人们对自然的解释就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了。这时，人们在众多的自然崇拜物中，选定出若干种被认为是对集团成员最为密切、最亲近、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对象，将它们放在特殊的位置上，采用一定的专门仪式，经常对之顶礼膜拜，以期能得到它们的庇护和好处，这就为图腾崇拜的阶段准备了道路。后来，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物质的依赖和需求，进而在观念上造成信念，诚笃地膜拜着自己活动区域里的某些某种动植物，经过想象媒介的升华，将它们视为同自身集团有着血缘联系的亲族，即认为集团内的每一个成员始于它们，它们是集团内每一个成员的共同祖先，因而将它们形象或名称奉为自己氏族或部落组织的神圣标志，围绕它们进行各种频繁的崇拜活动，这就进入了原始宗教第二

个重大的崇拜阶段——图腾崇拜。

（四）灵魂、鬼神有善恶、有等级观念的出现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先民的灵魂观和鬼神观由最初的灵魂、鬼神无善恶、无等级，发展到灵魂、鬼神有善恶、有等级的观念。

观念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在原始社会早期，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没有统辖关系。正是因为人间关系的平等，灵魂与灵魂之间，鬼神与鬼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起初，灵魂与灵魂之间、鬼神与鬼神之间虽有大小、强弱不同，但相互间没有统御关系，各管各的事。随着社会出现部落、部落联盟、酋长、国王等，随着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灵魂与灵魂之间、鬼神与鬼神之间也有了上下级关系和等级关系。许多原始民族还按照世俗有坏人坏人、善人恶人相对立的现象来臆造灵魂世界和鬼神世界，把那些能给人带来好处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看做善神，向它们祈求和讨好，请它们赐福于人。而把那些给人带来灾难和不幸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视做恶神，乞求它们不要降祸于人，并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犯它们的禁忌。于是原始人便有了善灵恶灵、善神恶神、善鬼恶鬼之分。

（五）对人的崇拜占主导地位与祖先神灵信仰的产生和发展

社会意识对人的崇拜占据了主导地位，推动了祖先神灵观念的产生。

人类先后经历了极其漫长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历史阶段后，从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观念中演化出占支配地位的鬼神观念，并在社会意识对人的崇拜已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后，祖先神灵观念产生了。

图腾崇拜实际上已经孕育了最早的集团祖先的观念。人类对自己真正的祖先的确认，即从动植物等自然物到人，确实经历了漫长

的认识过程。人类在长期的世代谋生活动的实践中，对于人的作用、人的智慧、力量及其价值的发现，人在自然界中地位的演变和提高，都是随着人类的社会生产及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发展，一步一步地渗透到自己的崇拜意识当中，而动植物及其他自然物逐次退出了崇拜意识的中心，居于次要地位。

由于原始工具的逐步改进与完善，生产效率的提高，加之生产经验的世代积累，生产力发展了，致使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捕猎发展到驯养，从采集发展到栽培，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出现及分工，极大地增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以及掌握自然的能力。人和自然界关系改变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间的关系。男子在生产活动中作用的增强，其社会地位跟着上升。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规模逐渐缩小，然而活动的领域却不断地扩大，这一切势必促使人类对自身的力量、意志和作用获得新的认识。这样，原始人的灵魂观念就进一步地复杂化，灵魂的功能被解释成多样化了。通过生和死的无限循环，人的灵魂不仅理解成一旦永远离开其身体，生命就终止了，而且还认为即使物质的躯体不复存在，其灵魂却能单独存活下来，在集团成员中间转来移去，附在活人的身上，对于这些人及其所行之事施以好的或坏的种种影响；进而认为一个人有多个灵魂，不同的灵魂对于生死、做梦、思维和吉凶祸福等各有自己不同的作用与功能。特别是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就去了另一个地方或世界，这个亡魂可能被想象成“鬼”；人的死亡有不同的原因和情状，也就想象出各种各样的鬼，替它们取了各种各样的称呼。人们从现实生活的感受出发，把鬼分成好的或坏的、善良的和凶恶的两类。这种分类，最初也不一定是十分明确的，往往在同一类鬼的身上，既有好的、善良的一面，也有坏的、恶的一面，就像是一个具体的人一样。渐渐地又将众鬼中本领或能耐最大的、具有超自然性的上升为“神”。鬼或神的观念产生了。人们认为，鬼或神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情绪，有情欲、意志和种种的需求。每当它们愿望得到满足，感到欢愉，就能庇佑赐福于人；反

之，人们无意中得罪了它们，懈怠了对它们的祭祀和奉献，或者触犯了集团中的禁忌律条，这些凌驾于人之上的鬼或神就会出来作祟，降祸于人。此时，以往自然崇拜阶段上的自然物，也一一被注入了鬼或神的因素，有了新的含义，即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种种客观现象，均被看成是鬼或神的意志使然。人们对于鬼或神的双重性质，深怀恐惧和崇敬。特别是对于死者的亡魂，采用一套丧葬的仪式来安顿、抚慰之，避免不幸，为死人想象出和人世大体相似却是另外一番天地的世界，让众鬼魂能有个归宿的处所，不必留在人间飘荡，加害于人。

在众多的鬼魂当中，人们对于自己氏族或部落里亡故的头人和巫师等，总是怀有特别崇敬的心情。这些人多半具有组织与领导的才能，有着高超的生产、战斗的技艺本领，以及出众的智慧和勇敢的品格。他们曾经历过自然的、社会的严峻考验，无论在生产、生活和战斗中，对自己集团的族人作过许多的贡献。他们生前得到族人的爱戴和敬仰，死后则受到长久的怀念，他们生前的贡献被族人用讲述或歌唱的形式，代代流传下来。这类轶事流传的过程，也就是将他们超人、超自然的神化过程。在子孙们的意识里，他们的灵魂的功能被极大地扩展，升向众多的亡灵或鬼魂之上，成为庇佑赐福于族人的祖先神灵。尤其是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人死后是会保护自己的，所以在广泛的灵魂崇拜中对自己的祖先格外崇拜，在祭祀中也格外看重对祖先的祭祀，人类由此进入祖先崇拜阶段。

在祖先崇拜阶段，人们一方面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来加强彼此血缘关系的认同和维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突破这种旧有的血缘纽带，形成新的血缘关系的组织，逐步向地缘组织发展。原始公社时期各氏族部落间长期的频繁战斗，不断造成集团之间的胜利或失败、统一或瓦解，这些过程促成了一群群新的人的共同体组成。获胜的部落，其祖先神灵很可能转为失败的或被吞并的部落的保护神，或者在新的人的共同体之上，出现一个新的神话祖先的神灵，为全体成员所信奉。这些新的祖灵，已经冲破了原来狭隘的